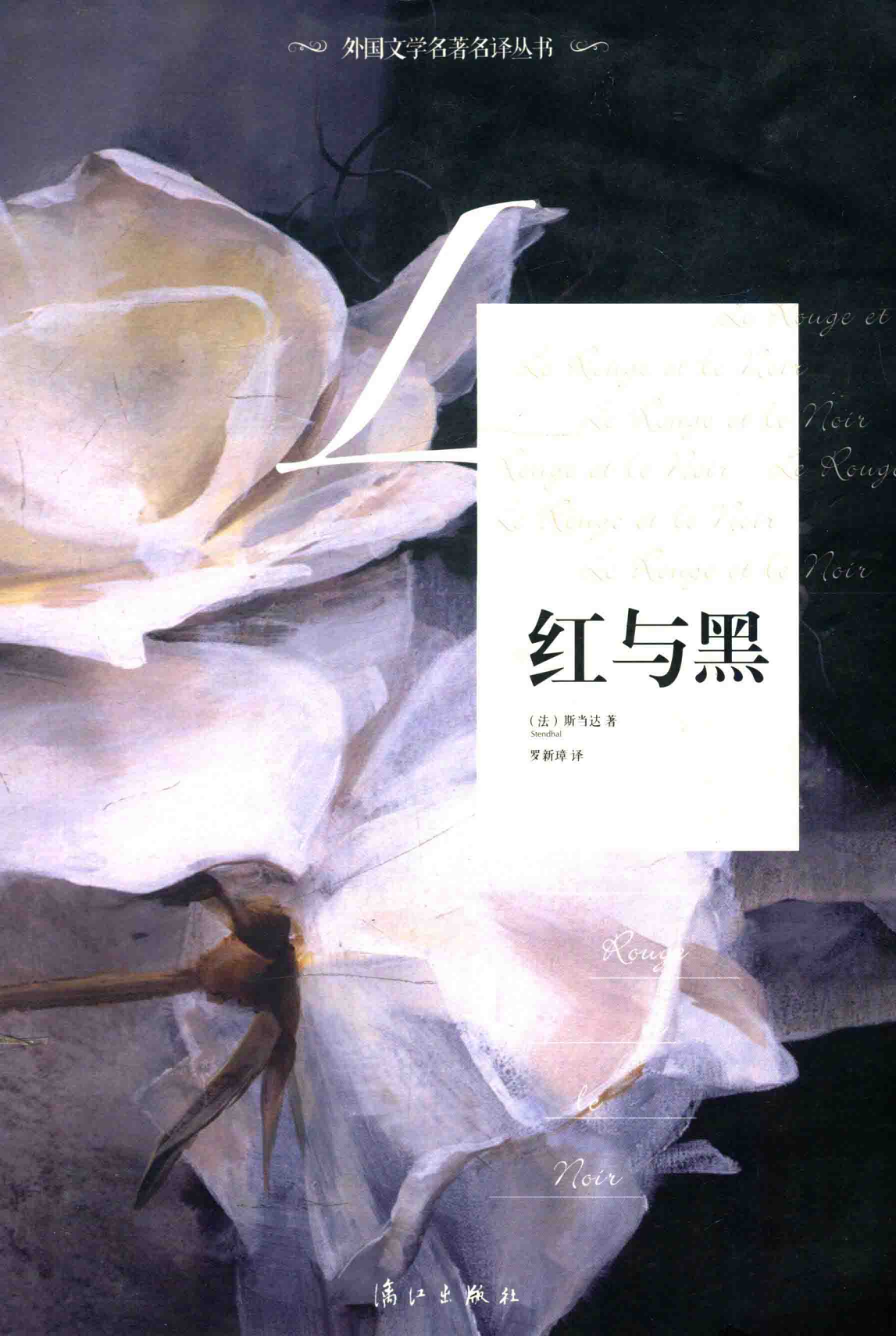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



Le Rouge et le Noir

红与黑

(法) 斯当达 著
Stendhal

罗新璋 译

漓江出版社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

红与黑

(法)斯当达 著
Stendhal

罗新璋 译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与黑/(法)斯当达(Stendhal)著;罗新璋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5
(外国文学名著译丛书)
ISBN 978-7-5407-5641-3

I. ①红… II. ①斯… ②罗… III. ①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6115号

出版人: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2

网址:<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021-55087201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2306号 邮政编码:253000)

开本:960mm×690mm 1/16

印张:29.25 字数:480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定价:45.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0534-2671218)

《外国文学名著名译丛书》出版说明

世界文学名著作为人类文明成果的一部分永放光芒,永远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和珍藏。

本丛书在尊重文明累积与普遍共识的同时,细心体察今日读者的需求,突出一个“兼”字,即兼及价值内涵的多向多元,题材、语言、风格的多姿多彩,以及读者兴趣、爱好、需求的多种多样。译本的择选也兼顾到卓有成就的老翻译家与世纪之交崭露头角的中青年译者。所选书目以小说为主,兼及童书、成长经典、抒情诗、散文、剧本、批评……时段以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前期为主,适当上溯到古代。总的要求好看、可读,读之有益。

自二〇一二年起,计划三年推出二百余种。每种书前有作品及译本的择选依据和权威评鉴,书中辑入外版精彩图片。

漓江出版社编辑部



[法国]斯当达 (Stendhal) ， 本名亨利·贝尔 (Henri Beyle) ， 1783—1842



斯当达24岁



斯当达雕像（1829年）

STENDHAL



拿破仑与于连

作家·作品

一八三〇年《红与黑》出版,反应冷落。作者志在未来的读者,期以“五十年”,“一八八〇年我会走红”。

——斯当达

《红与黑》是我平生最受益的书籍。

——纪 德

《红与黑》是真正杰出的文学书。

——毛 姆

所有青年,在特定的年龄段,都会或多或少是于连·索雷尔。

——霍什福

依我看,二十世纪的批评家,会在十九世纪文学的废纸堆里发现贝尔的书,获得他在同时代人那里所未曾获得的公正评价。

——梅里美

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的内质品德,《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

——朗 松

亨利·贝尔,这位令人钦佩的先驱者和预言家,以拿破仑式的步幅,横扫他的欧洲,几个世纪的欧洲灵魂,意在认清和发现这一灵魂。需整整两代人,才赶得上他,才

猜得出令他烦心令他喜的谜语于万一。这位令人讶异的享乐主义者,爱打听的盘问者,乃法国近年来最伟大的心理学家。

——尼 采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人类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作品像《红与黑》这样将世界性的历史内容,深刻的社会巨变与个人隐秘的心理、个性化的精神状态,如此水乳交融在一起,凝现在十分独特、十分戏剧性的生活过程与具体事件里。这是《红与黑》具有永久魅力的原因,是其中的人物栩栩如生的原因,是整个作品成为欧洲文学史上最深刻、最杰出的一部小说的原因。

——柳鸣九

格高意深《红与黑》

罗新璋

瓦莱利称：“斯当达围绕喜欢的题旨：拿翁，爱情，魄力，幸福，演绎出浩繁的卷帙。”^①通常的印象里，巴尔扎克名篇就指不胜数，称得上卷帙浩繁，殊不知斯当达留下的文稿也不少，亨利·马蒂诺编的《斯当达全集》（1927—1937）就达七十九卷之多。文学史家朗松评衡道：“社会经过大革命的洗礼，对世人活动的隐秘动机和灵魂的内质品德，《红与黑》区区五百页所告诉我们的，不下于整部《人间喜剧》四十巨帙。”推崇《红》书的人，不乏溢美之辞。就读者面而言，斯当达固不及巴尔扎克广，但同跻身于十九世纪大作家之列，却是不争的事实。

巴尔扎克（1799—1850）熟读拿破仑著作，早年编过一本《拿破仑文选》；相传写《人间喜剧》时，书桌上置一尊拿翁塑像，底座上刻下一句豪语：“彼以剑创其业，吾以笔竟其功”！在拿破仑崇拜方面，斯当达（1783—1842）也不遑少让。还在小学生时期，听到意大利战场连战连捷，不禁惊喜雀跃。斯当达景仰带兵当将军的波拿巴（Bonaparte），而贬抑称帝做皇上的拿破仑。尽管风云变幻，他把自己心目中的英雄始终奉为“恺撒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并庆幸自己能步伟人的后尘，进入米兰、柏林、维也纳，直到莫斯科，亲身践履“拿破仑史诗”！滑铁卢一败，拿破仑颇受复辟势力的攻讦，斯当达于1817年底振笔疾书，几个月写了一本未成完帙的《拿破仑传稿》；时隔二十年，又写下他的《忆拿破仑》。1837年，斯当达已过知天命之年，自撰《亨利·贝尔传略》（Stendhal为笔名，Henri Beyle乃本名），写到最后一句，言尽于此：“生平只尊仰一人：拿破仑。”^②他赞颂拿破仑强劲的个性，充沛的精力，敢冒风险，雄才大

① 《瓦莱利作品集》第一卷第556页，七星丛书版。

② 《斯当达自述作品集》第二卷第980页，七星丛书版。

略。拿破仑是斯当达全部著作关注的一个中心,无论小说、游记、文论、史书,都或隐或现有皇帝的影子在。

从著作来看,斯当达小说家的才能,远胜于史学家的才识。他成就最大的,是小说;小说中最成功的,是《红与黑》。书中的主人公于连,可以说是从拿破仑模子里磕出来的人物。斯当达把于连写成“内地青年。普鲁塔克和拿破仑的弟子”。于连以人中之刚者视拿破仑。跟拿破仑^①一样,于连也有非凡的记忆。为迎合时局,他《圣经》都能倒背如流,但最喜欢的书,“作为他行为的唯一准则,使他为之怦然心动的书”,是《拿破仑回忆录》。有空一回到房里,最痛快的事,就是“重新捧起他心爱的那本书”,沉浸在辉煌的驰想里,想像自己像拿破仑那样叱咤风云,飞黄腾达,为巴黎美女所追慕。与市长较量占了上风之后,觉得“应当乘胜追击。趁这妄自尊大的贵族向后撤退之际,得把他的傲气彻底打垮,这才是道地的拿破仑作风”!

《红与黑》被文学史家评为是十九世纪的一部关键力作,表现法国大革命时诞生的一代,经过风云激荡的拿破仑时代,跌入萎顿不振的复辟王朝,由此所感到的幻灭与愤懑。小说之成功,在于着力塑造于连这个人物,写他少年进取的雄心与庸俗现实的龌龊,写他出人头地的抱负与保守社会的冲突。同样一种英雄性格,由于所处时代不同,就有幸与不幸之别。于连神往于拿破仑,但已非生于“功名只向马上取”的拿破仑时代。只引得他一声浩叹:“噢,拿破仑!你那时代,靠打仗出生入死,以博取荣华富贵,那多痛快!现如今却去加重穷人的苦难,岂不卑鄙!”是的,到了1830年,“军人没有出路,教士不是出路”^②。英雄无用武之地,壮士有不得志之悲。拿破仑倒台后,出身低微的年青人,通向社会寻求成功之路已给封死。出身低微,渴求成功,本无可非议。但在复辟时期,个人无论多么能干,多么坚忍,也无法克服社会设在他们面前的重重障碍。故《红与黑》这部小说,实际是写一失败,写于连从锯木厂走向断头台的失败。

如果说拿破仑是扫荡欧洲封建制度的成功者,那么,从维璃叶小城闯进爵府高第的于连,是“向社会开战的不幸儿”^③。他生就火热的性格,充满着进取精神,向往于英雄行为,但活动在复辟倒退的社会,便成了一个颠覆神圣事物,拒斥现存秩序的叛逆分子。正如他自己所说,“老天爷把我放在穷人堆里,却给了我一颗高贵的心。”在自己家,和粗鲁的父兄说不到一起去;进入社会,在市长家、修道院、侯爵府,见到庸

① 相传1788年,拿破仑(1769—1821)一次在奥松驻地关禁闭,随手捡到一本查士丁尼法律汇编,闲来无事,逐字逐句看了下去。事隔十五年,制定拿破仑法典时,他随口引证罗马法典,令在场法学家相顾失色。

② 李健吾:《意大利遗事》,引言第8页,上海译文1982年版。

③ 斯当达语,见《斯当达小说集》第一卷第202页,七星丛书版。

俗、虚伪、委琐,觉得格格不入;而那时代,已不是“面对强敌,凭我漂亮的行动,就足以解决立身处世的问题”。家庭,社会,时代,三不合宜,就苦了他。他年轻有为,也曾想干一番事业:“比如说我吧,竭智尽忠,为人正派,至少不让于瑞那先生,一旦当上维璃叶的市长会怎样?看我不收拾助理司铎和瓦勒诺,以及他们所有的鬼蜮伎俩!公理将在维璃叶大行其道!”但他既没能像拿破仑那样征服世界,名扬天下;也当不成维璃叶市长,去惩恶除腐,伸张正义。他只能面对“残酷的现实,强迫自己去探究卑劣的人心,再以虚伪的言行,行其欺诈的勾当”。他倾向雅各宾主义,却参与保皇党密谋;他蔑视贵族有产阶级,却往贵族有产阶级里钻。作为“为自己出身卑微而敢于抗争”的平民,于连为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在敌对的环境中,虚与委蛇;因仰慕拿破仑而少有奇志,大有抱负,却为适应复辟王朝而随类相从,极尽虚伪。正当他向上爬而开始有成,平步青云,不意受到告密信的打击,便不惜功亏一篑,他要泄愤报复,慨然走上断头台。他一枪向瑞那夫人打去,打碎了他生活的幻镜,也打飞了他苦心经营的人生。这是于连个人的悲剧,也是所有杰出人物不用于世的悲剧。

《红与黑》的副标题,为“一八三〇年纪事”。斯当达后来说,这部小说是根据“一则现成故事”敷衍而成,意在描写一八三〇年的法国^①。作品不仅在总体上,全景式展示复辟王朝时期,尤其是查理十世(1824—1830)治下的政治社会生活,而且在细节上,如书中提到的《奥利伯爵》(罗西尼歌剧,春季复演)、《艾那尼》(雨果浪漫派名剧,二月二十五日首演)、《曼依·列斯戈》(芭蕾舞剧,五月三日搬上舞台)、“英国新王登基”(乔治四世于六月二十六日去世,威廉四世随即登基)等事都发生在一八三〇年,点出特定的年份。所以,斯当达这部主要写于一八三〇年上半年的小说,提到许多发生在当年的真事,确乎称得上是“一八三〇年”的纪事。

“小说,是一面镜子,鉴以照之,一路行去,”这是斯当达在书中提出“小说——镜子”说的由来。小说要像镜子反映行进的现实,于是我们在斯当达笔下看到内地生活的庸俗,圣公会的肆虐,贵族社会的奢靡与保王势力的猖獗。镜子“有时映现蔚蓝的天空,有时照出的却是路上的污泥”,这能责怪镜子吗?小说像镜子一样反映社会生活,就不能不涉及时政。而一八三〇年,正是法国历史上一个重要年份,七月革命的爆发,成为查理十世复辟王朝与路易·菲力普资产阶级王国更迭的契机。“一八三〇年纪事”,就意味着是本政治性很强的小说。斯当达在小说中借出版家之口说:“你的人物如果不谈政治,就不成其为了一八三〇年的法国人。你这本书,也就不会像你奢望的那样,成其为一面镜子。”斯当达深知,政治像挂在脖子上的石头,会把文学拖下

^① 见斯当达1830年7月22日致出版家函。

水的。“政治之于妙趣无穷的想象,犹如音乐会上的一声枪响。”

作为小说家,斯当达的高明之处,在于《红与黑》中固然有“枪响”,但更充满了“妙趣无穷的想象”。六年后斯当达重读旧作,在书页空白处批了一句:“只有小说才能臻于真实。”(On ne peut plus atteindre au vrai que dans le roman.)

《红与黑》如斯当达标榜的,是部“纪事”作品,但并不妨碍象征的运用。小说开初拟题为《于连》,到上部写毕,才定名为《红与黑》。以两种色彩作书名,当有寓意存焉。历来书评家绞尽脑汁颇多发明,认为“红”与“黑”,喻军装与道袍,剑与十字架,热血与孝服,军人的荣耀与僧侣的阴暗,火热的理想与黯然的幻灭,英勇时世与复辟年代,等等,甚至比附于赌盘上的红黑两色,喻示命运的变幻莫测,真可谓挖空心思。相对而言,斯当达本人的说法倒较平实。他死后,其友人福尔格在悼念文章里谈到,照斯当达意思,“‘红’意味着书中主人公于连出世得早,会去当兵,但他生活的年代,只得披上道袍,这就是‘黑’。”于连在贝藏松神学院披上黑道袍,进斯特拉斯堡校场穿上红军装,小说叙述由“黑”抵“红”,功败垂成的历程。书名如此,书中其他象征,如山洞这意象,也一再出现。维璃叶后山腹壁有个小洞,于连觉得“于我特别亲切”,他开始人生征途之前,乐于厕身其间,即使死后也愿安息于此。此处山洞,疑为温暖、安宁、母性洞穴之隐喻。又,论者还注意到,于连每当有大动作,前去征服女子,必先竖起梯子云云。

从“纪事”角度讲,《红与黑》固是政治性很强的小说;但从所占篇幅,以艺术成就而论,实为爱情小说无疑。而且写男女主人公的情爱,主要从心理分析着手,深刻细致,不愧大家手笔。时当十九世纪前半叶,刻画恋爱心理方面,斯当达还有开创之功,对后世,对国外,都有久远的影响。因《红与黑》的出版,一八三〇年成为法国小说史上一个重要的年份。但一般人或许不知道,斯当达成为写爱情的高手之前,已是论爱情的能人:《红与黑》成书前八年,先有《爱情论》(1822)一书问世。直到晚年,斯当达都认定此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在自传性作品《亨利·勃吕拉一生》中说:“我早年饱尝爱情之苦”,所以感受必多,思索必深。尤其写《爱情论》时,正溺于对高傲的梅娣儿特(Métilde Dembowski)无望的爱恋之中,借强烈的相思,做成一份隐秘的告白,是真正意义上关于激情的一本论著。书中提到,“第一次握到所爱女子的手,乃爱情所能予人的最大幸福。”宜乎《红与黑》里写于连晚上在花园乘凉去握瑞那夫人的手,成为小说著名片断之一。

斯当达在《爱情论》一书,开宗明义,提出一种新的恋爱观,像植物分类一样,归为四类:激情之爱、趣味之爱、肉体之爱、虚荣之爱。作者认为,凡爱,就有美,就有欢娱,带有肉体成分。他鄙薄趣味之爱、虚荣之爱,而崇尚激情之爱(amour-passion)。

那是一种超凡脱俗、无涉功利的强烈感情。可以想见,这样一位情爱论家,轮到他自己握笔来写爱情小说,定当身手不凡,生动的描写里自具某种哲理、心理深度。

《红与黑》这部小说,简单说来,就是于连这木匠之子,凭才学混迹上层社会,先爱上市长夫人后追求贵族小姐的故事。少年于连去市长府求职,刚到大门口,才见到瑞那夫人,就惊艳于她“不求风韵而风韵自现”的美貌。女主人柔美的声音,明慧可人的眸子,女式夏衫的香气,使刚脱下工装的新教师,“斗胆捧起瑞那夫人的手,举到自己唇边。”纯系不由自主,冲动自发之举,可视为一种变相的骑士之爱。事后,想到瑞那夫人系有钱有势的贵妇,市长先生乃横蛮霸道的东家,“早上那些难听的话,言犹在耳,于连暗想:‘这家伙财运亨通,百事如意,待我奚落他一番:就当着他的面,捏住他老婆的手!’”(上卷第11章)乡下穷小子把征服贵夫人当作一大战绩,虚荣心是后续的产物。

与玛娣儿特的关系,就不像这样自然,开始就隔着一段距离。当然,贵族小姐跳舞时露出一小点香肩云鬓,不是没使侯爵秘书动心,但于连主要心力,用在制服千金小姐的傲气。玛娣儿特约他半夜到她闺房一聚,木匠儿子以为是陷阱,握着手枪,从长梯爬进窗口,等两人单独相对,这位冒险家“心中实在没有一点儿爱的意思,觉得自己应该敢作敢为,便作势要拥抱玛娣儿特”;“想我善自为谋,竟使这高傲的怪物爱上了我!”(下卷第16、34章),实在是一种意愿之爱(un amour “voulu”)。而对他的情敌夸泽诺侯爵,“咱俩的身价已经较量过了。在此之前,我只是个书呆子,低眉顺眼,白白耗费勇气。有了这封信,我跟侯爵就一般高了。占上风的,是汝拉山的穷木匠。”(下卷第13章)虚荣心占了主要地位。

《红与黑》上下卷,写了两个爱情故事,照斯当达说法,一是“心灵之爱”,一是“头脑之爱”;前者即激情之爱,后者乃虚荣之爱,自有高下轩轻之分。即使发生枪射事件,最后还是回归到激情所瞩目的对象。小说结尾,以于连与瑞那夫人之死告终。爱与死紧相联,这一悲惨的结局,使《红与黑》成为写“永恒的爱情”(l'amour éternel)一类中的著名小说。

斯当达于1842年中风故世,享年五十有九。讣告如仪,临下葬时,只三人到场:梅里美,画家康斯坦丁和死者侄子。身后凄凉,足见作为作家,在世时声名不彰。生平出的几本书,都没什么销路,《爱情论》只售出二十本(il ne s'en vendit qu'une vingtaine d'exemplaires),其中《红与黑》略有起色,但也无法与“巴尔扎克之旺销”同日而语。到1860年,《红与黑》几无人提起,似彻底遭遗忘。斯当达感知,一八三〇年期间,浪漫派文学如日中天,他细致的心理分析和令人过敏的讽刺,不合时好,故把《红与黑》题献给“少数幸运者”,能幸运读懂他作品的只有少数人。而志在未来的读者,

未来的世纪,期以“五十年”,到“一八八〇年我会走红”(J'aurai du succès vers 1880)。果然,《红与黑》出版后半世纪,找到小说家布尔热(1852—1935)这位热心读者,重新肯定斯当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发现斯当达真正价值的,当属文艺理论家泰纳(1828—1893)。有了知名人士有力推介,斯当达尘封已久的手稿,相继整理出版,研究逐步深入,使这位生前默默无闻的文人,从十九世纪走出来,进入世界小说名家之列。

二〇〇六年七月二十日

目 录

001	上 卷
003	第 1 章 小城
008	第 2 章 市长
011	第 3 章 穷人的福星
016	第 4 章 父与子
020	第 5 章 讨价还价
027	第 6 章 烦闷
033	第 7 章 缘分
040	第 8 章 小小风波
047	第 9 章 乡野一夕
054	第 10 章 立巍巍壮志 发区区小财
057	第 11 章 长夜悠悠
061	第 12 章 出门访友
067	第 13 章 网眼长袜
071	第 14 章 英国剪刀
075	第 15 章 鸡叫
078	第 16 章 新的一天
082	第 17 章 首席助理
086	第 18 章 国王驾幸维璃叶
096	第 19 章 多思则多忧
102	第 20 章 匿名信
106	第 21 章 与当家人的谈话